

獨鑒錄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成競
賞。則其文危。文危。則其人亦
危。然必自照精而後。其賞出焉。美
人之臨妝也。修容飾黛。對鏡自憐。
于是察色者。盡爲驚魄。致笑顰而

唐突也。石公曰：不必他人看斷，陽
鏡前，每日銷魂死，獨鑒之謂也。

仙臚何偉然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快書卷二十八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獨鑒錄

選叢齋主人本

詩文各有體。詩律不可以爲文。猶文字不可以爲詩也。究而通之。冥而會之。詩與文非二也。有體裁。有法度。有門戶。有規格。有氣象。有關繫。有抑揚。有起伏。有含蓄。有虛實。有輕重。有照映。其

機一也。吾嘗謂文中故有詩。詩中故有文。人自
不得耳。此殆難以口舌爭也。

昔人謂史須三長。才學識也。予謂詩亦然。非博
學。非逸才。非卓識。不可爲也。

嚴滄浪云。詩有詞理。意興是已。又云。詩有別才。
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由其言而不察。
誤人多矣。非書何以廣才。非理何以成趣。天下
豈有寡學之才。無理之趣哉。蓋非關書者。才之

放也。書所未載也。非外書也。非關理者。趣之妙
也。理所未著也。非外理也。蓋有非尋常蹊徑可
以揣摩之者。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正此謂也。少
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然則非關書邪。
或云。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此宋人所不
及。此語誠然。然不知三百篇。上之卿士。下至閭
巷。靡不可採。當是時。初未嘗以此取士。曷以獨
至也。大較氣有醇漓。道有升降。而文章與之高

下不然。跡唐而論。貞元以下。非不取士。非不專門。何獨氣象衰蕭。與盛唐不相類也。

李白夢遊天姥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又南陵別兒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若此類甚夥。頗漲叫噪。又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引證至此。則幾於攘臂矣。劉禹錫詩。在處有神物護持。予且未之辯。據白

樂天之所稱許云。吾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大神妙之。竟莫之悟。第恐涉山歌野唱耳。

今之譚藝者。率歸李杜。而不知李杜之所景仰者。故自有人。如杜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又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又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

國能。又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如
李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玄暉。又眼
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又嘗登華山
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恨
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今徒知其
一。不知其二。此何異酌流而忘源。

孟浩然宴榮山人池亭云。甲地金張宅。榮期樂
自多。櫪斯支遁馬。池養右軍鵝。竹引稽琴入。花

邀戴客過。山公時取醉。來唱接籬歌。八句中乃
古人名凡七用。得無犯點鬼簿邪。

李白襄陽歌。歐陽永叔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
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
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
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驚動千
古者。固不在此乎。予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正爾常語。

論詩貴美惡不相揜。如少陵岱宗夫如何。夫如何三語。頭巾氣甚矣。註詩者目爲跌蕩。又如太白襄陽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何其鄙熟之甚。註詩者目爲橫放。大覺爲古人所縛故耳。子於二公頗知彈射。使二公若在。當必以我爲知言者。

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

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子美當時已爲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予嘗嘆此矮人之甚也。卽丹青引首二句。有何警策。而微之襲之也。詩人意興所寄。自不覺至此。如鮑明遠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少陵則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然則杜襲鮑邪。古人若此類甚夥。

少陵飲中八仙歌。蔡條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

其體予謂漢武帝栢梁體詩亦重疊用韻安得謂古無其體栢梁詩出衆人之口入仙歌出一人之手何所不可要之自一體耳少陵故非無所本也非古無其體也

陸士衡樂府門有車馬客行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太白則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易一賓字便自淺矣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

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爲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爲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楮吾嘗據此而嘆不謂人之好尚故亦有大相反者彼號哲匠者且爾况其他乎噫甚矣箕畢殊好難言也

王安石云太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十八九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才長吉鬼才。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予謂宋人論詩。若安石是具隻眼者。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至杜子美。述懷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予謂詩之難易。故不在韻之多寡間也。

劉長卿送嚴士元詩。閉花落地聽無聲。然則花有聲邪。若無聲。聽安在。凡此正似是而非。不免湊韻。觀者不覺耳。

太白五七言絕句。其佳。少陵則甚拙。少陵五七言律。沉著跌宕。壁立萬仞。太白則遠不及。太白鳳凰臺一首外。鮮見其匹。

太白長篇多趁韻。少陵長篇多累句。

昔人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又謂七言可重押。若五言則不可。予嘗考漢魏五言

多重押。大都樂府體製自別。然杜子美壯遊兩
押浪字。撫事淚浪浪。漁父濯滄浪。寄劉峽州兩
押增字。群公價盡增。黃霸璽書增。園人送瓜兩
押草字。愛惜如芝草。種此何草草。東坡送江公
著知吉州兩押耳字。忽憶釣臺歸洗耳。亦念人
生行樂耳。竟不知何也。

高棅編太白正宗。編少陵大家。此正小兒強作
解事者。予嘗謂太白飄逸。少陵沉鬱。究竟十太
白當不博一少陵也。人徒見太白橫放。遂坐矮
人。不知頗無大關繫也。昔人謂太白詩無關風
教人倫。予故非因人而言之也。

昔人謂李白仙才。太古鬼才。太古過於深刻。謂
之鬼宜然。乃如白不過縱橫闕闕。跌蕩不羈。且
其興寄具在眼前。何得便爾相許。大抵措大眼
孔小也。

東方曼倩答客難。楊子雲解嘲。班孟堅答賓戲。

善罵之文也。且辭雖橫放，而意實膚淺。宋玉對楚王問，猶或近焉。

任彥昇哭范僕射，情字三用，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生字兩用。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此五言重疊用韻。庾開府楊柳歌，枝字兩用，河邊楊柳百丈枝，直用東南一小枝，垂字兩用，別有垂條宛地垂，非復青絲馬尾垂，池字兩用，流槎一去上天池，不如飲酒高陽池，吹

字三用，條忽河中風，浪吹風風新管簫，史吹共將長笛管中吹，此七言重疊用韻。據此則七言重押不但始於老杜八仙歌矣，而蔡條乃云古無其體，非也。

詩文好用事，自是一病。然在詩尤所深忌。乃如用事而不用，而渾然不見其用事之迹，此則禪之上乘。

後世之文，以書作傳，以序作記，以論作賦，甚之

假飾王言。形之紀傳。曾不靠實。大抵門戶未窺故也。

漢魏詩。大有風骨。讀其詩。高睨橫舉。跌蕩頓挫。嶮崎歷落。如見其人。六朝漸乏風骨矣。唐人頗有風韻。正始較漢魏。籜籬猶有存者。

詩本溫柔敦厚。比興微婉。三百篇。凡說忠愛孝友。勞苦哀怨。憂勤莊儉。豐凶理亂。美刺閑惡。規誨誘懼。若此類。皆隱然不露。意在言外。若宋人

開口便露盡。此所以傷於直截。失之膚淺。殊乏蘊藉。非三百篇之旨也。

王昭君詞。自石季倫始。然其詞多怨懟。如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此何異反面而加之刃也。夫中國以禮義爲俗。旣爲其婦。又從而刃之。人其謂我何。竊恐非人情矣。至王荆公。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昔人已斥其非矣。歐陽永叔。雖能殺畫工。

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則指斥乘輿亦甚矣。詩人忠厚微婉安在邪。又如張文琮爲得胡中曲。還悲嫁遠人。董思恭斟酌紅顏盡。何勞鏡裏看。儲光羲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白居易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却似畫圖中。若此類。不過寫其無聊之思。乃如漢使却歸頻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則恐非思之正矣。又崔國輔何時得見漢朝使。爲

妾傳書斬畫師。則怒之甚矣。不若元劉因君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一女郎。飛鴻不解琵琶語。祇帶離愁歸故鄉。則猶有深思焉。或曰蔡文姬何以竟贖而歸。予曰。蔡琰遭胡虜犯中原。爲所掠而去。乃明君亦被掠邪。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

知定吾文者邪。註云。佳好也。但爲我潤飾之後。世誰知子建改定吾文也。若如此註。則敬禮何異。望人以朕篋之類也。陋之甚矣。况竊人之善以爲己有。君子不爲也。敬禮豈至是邪。蓋敬禮之意。以爲人之相知。正在成其美。匡其不逮。今子與吾相知。且不改定吾文。若後世誰復相知。更定吾文邪。蓋誠望子建以相知之事也。若如註者之說。後代誰知子建改定吾文也。則揜耳。

甚矣不得直言之意。而輕於解釋。吾恐敬禮有遺憾矣。凡吾舉此特一闕耳。

墨客揮犀。自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易之。善乎子思子之言。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故吾嘗謂詩文猶負擔。亦極其力。有意艱深。非也。無關典則。非也。歷觀古人。若蒼素指掌。三百篇後。豈無人哉。若樂天之令老嫗。予恐此老胸中老。

獨學錄
卷二十八
三
樞多矣。

此篇舊聞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樸。蓋恐人見其斧鑿痕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視。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句子。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爲文不可容易。班固云。疾行無善步。良有以也。此可爲立言不易之法。

蘇長公云。昔張籍嘗韓愈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予嘗數被劄而竊有嘔乎其言之也。惠施死。故莊生悲。大較當斲者少。承竅之習重矣。

史記漢武帝。尹婕妤。邢夫人。同時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徒御者數十人。尹見之。曰非也。帝曰。何也。視其形貌。不足當人。

主詔。邢衣故衣獨來。尹望見曰。是已。乃低頭俛
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噫。今夫人得如尹婕妤者。
鮮矣。未嘗照人。實未嘗照已。可慨已。

文章之陋。其最下者。蹊徑是已。蹊徑誤人。奚翅
優孟抵掌。冒叔敖以誑楚也。德山和尚云。從門
入者。非家珍。慎子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
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噫。學譬
則水。茫無涯涘。世誰知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

